

第四回 為守風江中遇美 因步月邗上被偷

詩曰：

世事從來未可憑，寄緣作合一鏡文。
人間未許言紅定，天上應先繫赤繩。
侍女偏能生慧俠，征人何幸得殷勤。
至今猶憶相逢處，江岸蘆花月正明。

話說聞生同燕喜出了城，到了碼頭上，叫了一隻船，竟往南京來。

行了幾日，到了呂城地方。聞生立在自己船頭上觀看，只見前頭一只小船，扯著滿篷，順流而下，正在船邊擦過。那隻船上有一人伸出頭來，把聞生一看。原來這人正是聞生舅舅的老家人胡忠，見了聞生便道：“大相公那裏去？”聞生道：“我到南京去。”胡忠道：“老爺正差我到姑老爺那裏去。”聞生便問道：“你老爺幾時起身？”胡忠道：“老爺就起身了。”說話之間，兩船去了一箭，聽得含糊了些，聞生少聽了一個“就”字，疑心舅舅已起身了，便問道：“幾時起身的？”胡忠只道問他起身日子，便答道：“前日起身的。”再要問時，船已去得遠了，聞生想道：“舅舅既已起身，我又到南京何用？又不好回去。”心中好生煩惱，又想道：“他前日起身，只去得兩日，少不得揚州耽擱；他大船，又行得慢，我不如趕到揚州，到他船上。我原要進京，山東是進京順路，止同他到了任上，再作道理。”算計已定，就對船家說了，加了他銀子，竟往揚州而來。

出得鎮江，好一派江景，但見：

萬頃銀濤，千層碧浪。金焦對立，江心涌出青山；小鎮差參，水面遠浮素壁。蕭蕭蘆荻，洲前隱隻漁船；漠漠黃沙，岸際排許多鶴陣。萬里孤帆天際下，一輪紅日海中來。

聞生看了江景，不覺感傷。次日開船，正行之間，船家道：“不好了，有颶風來了！我們收拾住船。”剛收入港來，果然狂風大作，白浪滔天。只見一只大船，也收入港來。聞生舉目觀看，但見那隻船上，紗窗內有個女子，眉目之間，生得十分標致，身上穿一領秋葵色夾襖，一件玄色背心，一只手托在香腮，斜靠在欄桿上，看似真如瓊臺仙子。聞生見了，不覺目蕩心搖，暗暗道：“好標致女子！目所未見。”遂定睛觀看。那女子因癡癡看水，忽然抬起頭來，看見聞生，連忙把身子閃了進去。又伸出頭來一看，若象有個驚異的光景，便隱在紗窗裏，也一眼看著聞生。正看之際，又有一個披髮丫環出來，一看就進去了。

聞生呆呆看了半日，不見出來，心中想道：“那女子看見了我，若有驚異之狀；後來身子雖然退了進去，卻把我仔細觀看，顧盼之間，似乎有情。但未知誰家女子，讓我問他船上人便知道了。”就跳上岸來，見船頭上立著許多家人，上面貼著察院封條，不好問得。立了一會，只一個老家人走上岸來，聞生向他拱了拱手道：“借問船上是那一位老爺？到何處去的？”那人答道：“我們是嘉興方老爺的船，回家去的。”原來方公到了京師，就了山東巡按，因不便帶家眷，故此打發夫人、小姐回去。也避颶風，收入港來。小姐因江中無人，靠著窗子看水，抬頭見了聞生，心裏驚疑道：“這好象蘇州聞生。”故此在紗窗內細看。正看之時，那柳絲出來，就進去了。

聞生聽了家人的話，回到船中，心下想道：“原來就是老方的船，這一定是他女兒了，如此美麗，又會吟詩作賦，豈非才色兼全！但他進京未久，為何又回家來？我想前日受了他如此大辱，他是我仇人，他的女兒如何肯與我？這又是空想的了。但是小姐顧盼之間，大似有情，況且如此一位美人，豈可當面錯過！”又想道：“他前日元是一番美意，要富子周做媒，後來不知為何變卦起來？”心裏左思右想，看看紅日西沉，也沒心喫飯。推窗一看，但見一片長江，半輪明月，四邊蘆荻蕭蕭，心下淒慘起來，想道：“我只因考壞，私自出來，在此大江之中，舉目無親。父母在家，不知如何記念！又不知趕得著舅舅否？”十分淒楚，臨風長歎數聲，不覺掉下幾點淚來。抬頭看那間壁船上，已寂無人聲，心裏又想著方小姐，就題一首《舟中美人》的詞道：

花亂柳初晴，木蘭輕，香擁仙娃水面行，盼卿卿。眼角不離秋水，眉邊猶帶春顰，身影自憐波影瘦，忒多情。

右調《春光好》

聞生寫完，吟了數遍。又想著：“小姐的回文詩，我帶在這裏，等我再拿出來一看。”看了幾遍，又高吟起來。

此時夜靜無聲，小姐那邊也聽得十分清切，心中想道：“這是我的回文詩，為何在他身邊？”又想了想道：“是了，我前日夾在爹爹詩稿中，想是誤帶了去。為了這部詩，惹出許多是非，彼此結怨。其中緣故，又不得明白，豈不可恨！”想到此處，不覺歎了一聲。柳絲見小姐歎氣，便問道：“小姐為何此時不睡，歎起氣來？”小姐道：“聞生之事，我一向疑惑。你所細知，適纔間壁船上明明是他，又聽得他念我的回文詩，我想他果然抹壞老爺的詩，如此一番之後，他就該恨我們了，為何到念起我的詩來？此生可謂多情！其中必然有錯。況此時已是五月，試期將近，為何不在家讀書，反到此處？必竟是錢推官壞了他前程，所以到此，豈不是我害了他？如今又不得個明白。”柳絲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問他個明白便了。”小姐道：“癡丫頭！你我都是閨中女子，誰去問他？”柳絲道：“老爺又不在于船上，就叫人去問他一聲何妨？”小姐道：“問到不妨，但恐傳與老爺知道。況且夜靜更深，又去叫誰？”柳絲道：“小姐又疑心，又怕事，這事如何得明白？我想此時人都睡靜，讓我開了窗子，問他一聲，料無人知道。”小姐道：“你是個女子，如何好與他說話？”柳絲道：“我們又沒甚私情，為正經事，問他一聲何妨？”小姐道：“雖是不妨，但恐被人知道。”柳絲道：“若有人知道，都是我承當。”他就推開了窗，伸出頭來。

只見聞生的船緊緊貼著大船。聞生正朝窗子呆呆的看，見了柳絲，便問道：“小娘子，此時開窗做甚？”柳絲故意道：“你是甚麼人，在我們窗前窺探？”聞生恐怕又是前日之禍，便道：“小弟偶然看月，所以未睡。大江之中，彼此相傍，並非有意窺探。”柳絲便低聲道：“你是蘇州聞相公麼？為何到此？”聞生見他說出自己姓名，喫了一驚，便問道：“小娘子為何識得？”柳絲道：“相公春天來拜老爺，我們在窗中見過。只是我家老爺見了相公的詩，一片憐才之心，托富相公致意，又送相公詩稿。為何將我家老爺的詩盡行抹壞！我家老爺見了，如何不惱！”聞生道：“這件事正不得明白，今天幸得見小娘子。你家老爺肯把小姐許我，托富相公送我詩稿，我所以帶病出來。前日船上這番凌辱，小娘子親眼看見的，我正不知何故。今日小娘子說我抹壞你家老爺的詩稿，這番話從何處得來？”柳絲道：“實有道來拜相公袖回來的，如今抹壞的現在。”聞生頓足道：“原來如此！你家老爺的詩，我十分敬服，前日我聽得這番話，

不知他為何降此是非？如今此詩現在家中，極好辯的。我既抹壞你老爺的詩，豈可與賈有道見！既被賈有道袖來，我豈不知，又肯來拜！求小娘子代我向小姐前辯明，生死不忘！”柳絲見他著急，曉得是賈有道弄鬼，便道：“小姐也如此說，只是老爺如何曉得？如今相公為何不在家讀書，出來何幹？”聞生見他問到此處，提起心事，不覺歎了一聲，說道：“小生自從受辱之後，又害起病來；如今萬不得已。飄零遠出，言之慚愧。”柳絲見他悲切起來，心下明白，便說道：“相公有心事，就說何妨。”

聞生見他問得殷勤，便把考壞與尋母舅要納監的事說了一遍。柳絲正要回答，只見艙內叫聲：“柳絲。”柳絲便對聞生道：“小姐呼喚，要進去了。”聞生道：“小生還有話奉告，求小娘子再來一談，小生在此專候。”柳絲道：“且看說畢。”閃進身子，對小姐道：“果然不是他抹的。如今弄得如此奔波，好不可憐。”小姐道：“我已都聽得了。是我一時錯害了他，如今叫我如何是好？”柳絲道：“我看此生才貌雙全，如今一番之後，又絕不怨恨，可謂多情。老爺當初原要把小姐配他，如今不如叫他去見了老爺，說明此事，依舊成了這段婚姻，豈非美事！”小姐低頭不語。柳絲道：“小姐不要錯了念頭，如此才郎不嫁，異日縱然有像得他的才貌，未必能如此有情。”小姐道：“這事你怎麼好對他說！”柳絲道：“他如今還有話說，我想必是此事。看他如何開口，我隨機應變便了。”小姐點頭。

柳絲又走到窗子邊來，果然聞生還在那裏呆呆的。望見了柳絲，十分歡喜，笑面相迎道：“小娘子可謂信人！”柳絲道：“相公有何話說？快快說罷。夜深了。”聞生道：“小生有句不知進退之言，求小娘子恕罪。你家老爺原要把小姐許我，現有富相公為媒，只因賈有道這廝作奸，你家老爺錯怪了我。如今既已說明，求小娘子向小姐前一言。依舊成此婚姻。小生死生不敢忘小娘子大德。”

說罷，就在船裏深深唱了一個大喏。柳絲笑道：“小姐面前，我可以代郎君說得，只是此事要老爺做主，相公去與老爺說明。小姐的事，都在我便了。”聞生道：“小娘子見教極是！只是我如何見得老爺？如今你老爺在何處？”柳絲道：“我家老爺極是憐才，你只消央富相公說明，再無不肯。”剛說到此處，只見船上有人說話，柳絲道：“有人醒了，我要進去。你用心去圖，小姐斷不負你。”說罷，身子一閃，就推上窗子，竟去了。聞生也關了窗，心中想道：“他叫我放心去圖，決不負我，他一個丫頭，如何敢許！明明是小姐教他的。我想功名容易，美人難得，不如回去央富子周做媒，成了此事，再作計較。但他說方公又不在船上，我且到揚州尋見母舅，他定曉得方公下落，再作計較罷了。”籌畫了一夜，將到天明，船家一齊道：“天亮了，我們開船去。”遂各自開船而去。

聞生行了一日，到了揚州碼頭上，遍訪濟南知府胡老爺的船，並無蹤影。又到驢子行問店主人：“曾有南京胡老爺來御牲口往山東去麼？”店主人齊道：“沒有。”聞生進退兩難，心下想道：“揚州必由之路，想是還不曾到。”只得尋個飯店歇了。

店主人見聞生進來，就把他上下看了又看，替他搬了行李，送在一間乾淨客房安歇。到了晚間，就問道：“相公可要請一位大姐麼？我們這裏許一娘、王素素、孟若蘭都是極有名的，相公可要請一個來？”聞生搖頭道：“不要。”店主人道：“既然相公不要，我們這裏埂子上是極好玩的，相公用了晚飯，去步月如何？”聞生想道：“我聞揚州女色馳名天下，今既到此，就去看看也好，況且月色甚佳。”就叫燕喜跟了，步到埂子上來。

只見家家門首掛著幾盞紅燈，燈下站著些女子，也有一個的、也有兩個的，都是喬模喬樣。但見：

笑語盈階，香風指面。朦朧月下遠看，個個西施親切；燈前近視，人人嫫母。面塗鉛粉，好似廟裏泥人；嘴點胭脂，酷似屠家豬舌。手搖團扇，人前扭捏假風流；鬢插蘭花，門前低眉留顧盼。莫言國色天香，都是油頭粉面。

聞生見了道：“聞名不如見面。向聞揚州妓女，今不道如此！看了污目，快回去罷。但可笑天下的往往著魔。”只見那些妓女，見一個少年相公，又穿得衣裳齊楚，就如蒼蠅見血的一般。也有扯他的，也有扭他的，也有道“相公喫茶去”的，也有道“請舍下坐坐”的……醜態萬狀。聞生見了，又好氣，又好笑，急急回店中來。心中有事，一夜無眠。

次日絕早起來，又到碼頭上問了一番，並無影響。悶悶不樂，心下想道：“我當初只調功名之事，如今又添了這段姻緣，小姐雖然說明，老方如何曉得其中就裏！須得一個人先與他說知，我就好見他。”想一想道：“他原叫老富替我做媒，我不如仍央富子周，但不知老方在何處。我且回去，私下見了富子周，求他替我作伐，功名事且再作處。”主意已定，就要收拾回蘇州來。正要拿銀子算還飯錢，開得拜匣，喫了一驚，帶來的盤費連包都不見了。就叫燕喜問道：“我拜匣內銀子如何不見？”燕喜道：“鑰匙在相公身邊，我哪裏知道。”聞生道：“前日晚間明明在的。這是店主人騙我們看月，盜去無疑。”

原來這店家看見聞生是個後生，又止跟得一個小使，曉得不是老江湖。趁他看月，撬開拜匣把銀子偷了。聞生就叫店主人道：“我拜匣內二十兩銀子，如何一夜就不見了？分明我昨夜看月，你偷了我的，快拿出來還我！”店主人道：“又來奇了。你拜匣內東西，如何問我！又不曾交付與我。我這裏來千去萬，管不得許多。如何賴我做賊？”聞生道：“不是我賴你，若是賊偷，如何門又好的？鎖又好的？不是你是誰！”店主人大嚷大鬧，街上人都哄攏來一齊道：“相公你錯了。他一個開店的人，豈偷你銀子？捉賊見贓，不要冤屈了人。”聞生無言可答，又氣又惱。店主人道：“既然賴我做賊，快請還我房錢，請到別處去吧！”就把聞生行李亂搬出來。

聞生正在進退無門之際，只見燕喜道：“王相公走過去了！”聞生道：“哪一個（下缺約200字）。”